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汾城是一个边远小城，因为要树立知识分子典型而选上了身患绝症的系统工程学家顾望。在『选拔』过程中，顾望意外得到的可心女人李珊因为曾和市委书记有一段特殊因缘，其情感和命运发生了离奇遭遇。他所居住的陋屋频频为大人物光临，新闻记者也将他列为热门目标，他本人无奈地成为官场斗争的筹码。

汾城轶闻

(修订版)

柯云路
柯云路文集

她不会构成对她的任何威胁。作如此，她也不能善罢干休。强势的女人往往^有不满自己的利益；坚强的女人懂得为自身的利益而进行各种斗争，而凶狠的女人不仅为保

汾城是一个边远小城，因为要树立知识分子典型而选上了身患绝症的系统工程学家顾望。在『选拔』过程中，顾望意外得到的可心女人李珊因为曾和市委书记有一段特殊因缘，其情感和命运发生了离奇遭遇。他所居住的陋屋频频为大人物光临，新闻记者也将他列为热门目标，他本人无奈地成为官场斗争的筹码。

汾城轶闻

(修订版)

柯云路 著

柯云路文集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汾城轶闻/柯云路著. —北京: 中国文联出版社, 2008.11

ISBN 978-7-5059-6065-7

I. 汾… II. 柯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8)第145028号

书 名	汾城轶闻
作 者	柯云路
出 版	中国文联出版社
发 行	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(010-65389150)
地 址	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(100125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责任编辑	刘 丰 杨爱荣
责任印制	焉松杰
印 刷	北京市凯鑫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640×960 1/16
印 张	15
插 页	2页
版 次	2008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059-6065-7
定 价	24.00元

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

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<http://www.cflap.com>

目 录

写在前面 / 001

- 一 一次庄严的市委常委会 / 004
- 二 和蔼风趣的长者 / 012
- 三 难能可贵的癌症 / 018
- 四 戴围裙的科学家 / 022
- 五 真是个小说人物 / 031
- 六 饭桌上的保险系数 / 041
- 七 琐碎的生活 / 052
- 八 从一张图示开始 / 063
- 九 顾堃的意识流 / 070
- 十 时空交叉 / 081
- 十一 小小的戏剧场面 / 094
- 十二 同时的两个空间 / 103
- 十三 一个政治家的思考与行动 / 115
- 十四 几条线 / 130
- 十五 情节在发展 / 140
- 十六 处心积虑 / 153
- 十七 也是“处心积虑” / 163

目 录

- 十八 云层摩擦生出闪电 / 175
- 十九 暴风雨之夜(一) / 193
- 二十 暴风雨之夜(二) / 202
- 二十一 历史的着眼点 / 213
- 二十二 人生难料 / 220
- 不是尾声 / 232
- 后 记 / 233

写在前面

朋友：

这是我新近创作的一部小说及其札记。在小说中，我描写了发生在汾城的一件轶闻；从札记中，则可以看到我整个构思的角度、流程及意念。

用意念，还是用观念、理念，我看都无妨。我虽然喜欢哲学，但在文学写作中，我却习惯了同大家一样随意地使用概念。文学在这方面有它的自由。凭各自的印象使用概念，而不是依严格定义使用概念。文学是概念演绎中的“模糊数学”。

这部作品记述描写的事情很简单，完全来自真实。如果有什么非完全临摹生活原型的地方，那无非是生活轨迹（这往往是复线轨迹）在我观察的视野中被遮断不全的片断，我根据经验的想象，连上它而已。

想象有两种：创新型的想象和复真型的想象。前者是含有无限浪漫色彩的、把真实生活升华为梦境般离奇的想象以至产生神话，后者是尽量恢复真实原型，好比考古学家竭力要恢复古碑文上残缺的文字一样。

我这里用的是复真型的想象。

所谓复真，即恢复真迹。请谅我说明：这两种想象的区分与定义，都是我的创造。我们这个时代，应该从抽象思维到形象思维——其实思维不止这两种，还有灵感思维、感情思维等——都刷新一下，不仅是思维方式，首先是思维依据的范畴。要敢于创造新的范畴。为了描状新的事物及思想。

一九八三年夏天，汾城市委的领导让我采访一位患有癌症的

中年知识分子,其间发生了许多戏剧性情节。公允而论,它比编下的小说更有力量。

请允许我用“力量”这个概念来表达对一部作品价值的衡量。小说的力量有哪些要素呢?性格的,形象的,生活画面的,情节的,情感的,音乐的,色调的,结构的,因而也是空间的,线条的,情趣的,审美的,知识的,智慧的,智慧的最高结晶:哲理的。这些全了吗?哲理,自然又有社会哲理、政治哲理、人生哲理、道德哲理、历史哲理。总之,我看是兼而有之的吧。小说的力量是综合的。当然,不同的读者,包括那些比较特殊的读者——评论家,可能各取所需吧。又有什么阅读(不仅是文学阅读)不是“各取所需”的呢?这不是指那种狭义的、贬义的、有意识、有偏见的各取所需,而是像人的消化系统一样,对食物中诸成分,各人总有不同的取舍吧?就是评论家的“各取所需”(对小说),或扬之或贬之,也不是完全自觉的吧?他也首先是个诚实的欣赏者。肠胃并不一定是由大脑规定好吸收排斥的比例表的。谁有那样自觉的肠胃呢?先爱而后扬,先恶而后贬。爱恶先于扬贬,爱恶是由衷而油然而生的直感。当然,直感性的审美感情,也是沉淀了无数次理性判断、思维形成的。这种“沉积岩”的形成史,一言难以道之,这里就不说了。

言归正传,我于是想把它写成小说。

会委常委市南产出文



一写出“庄严”二字，立刻感到它含有的讽刺意味。讽刺的意味来自哪儿呢？一想，就明白了：在于概念与事物的矛盾。“庄严”这个词带出了我对这次采访所含有的讽刺态度。仔细品味之，是一种冷静的、带点辛辣意味的讽刺。从这里开始，写这篇小说的调子是否就这样自然而然形成了呢？选择调子，对于确立作者的立足点攸关重要。能否进入思想的真格，能否去除矫揉造作，都从调子中决定了。一个人说话时，难道会用错调子吗？

俯瞰社会人生；无情的批判精神与伟大的理解宽容相结合。

为历史描绘点什么……

……

一 一次庄严的市委常委会

故事是从汾城市的市委常委会开始的。

用数学函数来表示故事的发展,那么时间变量 t 的起始点 t_0 则是常委会要开未开的一瞬间。

用宇宙大爆炸来比喻,正是它要爆炸未爆炸的瞬间。当然,如果宇宙在时间上真如某些学派所说是开始的话(开始于宇宙爆炸),那么,说“爆炸以前的时间”则是毫无意义的。

好在我们在此不用争论宇宙的有限与无限。

在浩渺宇宙中有一粒尘埃,那就是太阳系。尘埃中还有更小的尘埃,那就是地球。上面有些微不足道的生命,只看见和只关心尘埃中的尘埃上发生的事情。

汾城则是尘埃的尘埃的尘埃了。

我们现在只看见它。视野在时空两方面缩小为亿万分之一的一亿万分之一以后(这不是精确的计算),汾城市便成了眼前的一切。

先说说汾城。

它位处黄河流域。这个说法既具体又不具体。具体,是为了保持对读者的真实感;不具体,是为了避免有人对号入座。两个目的相互矛盾,经过权衡计算,最后选择了这种说法。读者看完小说就会知道,这是作者根据小说主人公的学说选择的方案。绝无廉价的诙谐和讽刺。小说的主人公,也许将成为中国最优秀的科学家。

汾城历史悠久,早在春秋战国就有了它。翻一翻《东周列国志》,兵戈相交,这个地名出现达一二十次。两千年前的城垣现在还能寻到一些残迹,只是没人保护,被人刨砖取土,几近荡然。在使用价值上(盖厨房、填阴沟),它并不比那些年轻的砖土更高。中国古

迹可能太多。破旧立新，现在，汾城已发展成一个拥有三十万人口的小城市。（当然，肯定比韩、赵、魏任何一国的国都人口更多。）南边是几千年沿袭过来的旧城，狭巷拥挤，杂店小铺，栉比鳞次；小摊小贩，喧嘈脏秽。一条又宽又直的柏油马路，分划南北。北边是新城。市政机关，工厂大楼。烟囱林立，浓烟滚滚，标志出历史的进步。

新城也有了几十年的历史。

最初，它因为位处铁路通道上而发迹。后来，日本占领军又在这儿建了一座棉纺织厂，掠夺廉价的原料和劳动力。市内第一幢楼房、第一条柏油马路、第一个公园，都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人民政府修建起来的。仅此一点就证明革命之伟大。当时汾城人喜悦地用这首歌谣形容道：

一条马路一座楼，

一个警察一个猴，

酱油香来醋又酸，

饼子赛过耐火砖。

街上有一个交通警，小公园里有一只猴，酱油醋以汾城最好，汾城芝麻饼子则以又香又硬而闻名。现在，楼多了，路多了，警察成群了，只有公园还是那一个。还多了唯一的一路公共汽车，每天环行几次。

需要简单说明的环境背景就是这些了。

故事从起点开始：市委常委会。

会议在电话会议厅里召开。这是在市委大会议厅后面一个宽敞雅致的房间。转圈的沙发，单人的、双人的、多人的。还有茶几，小的，夹在单人沙发间；长条的，黑漆锃亮地横在大沙发前面。宽大的玻璃窗外是绿荫荫的槐树，把光线滤成冷绿阴幽。地上遍铺着绿色的地毯，自然是不新，记录着会议厅的年龄。会议厅里飘浮着浓烈

烟气。

会议内容要从历史眼光讲很平常,可以说是微不足道,但从一九八三年的中国来讲,有那么一点时代特征。它反映出一些人在中国舞台上的比重在提高。

会议研究如何开展向蒋筑英学习。

蒋筑英是何人,在国际上,不会有太多的人知道,在中国,一般的百姓也只知道这是广播电视里宣传的英雄模范而已。具体事例,知道的人少,不知道的人多。这是一个不容易被英雄模范打动的年代。至于什么原因,远非一句话能说清楚。但是,知识分子们,特别是四五十岁的中年知识分子们大多知道蒋筑英。这是一个被癌症夺去了生命的中年科技人员。他用他的牺牲为他们全体境遇的改善发了一声呼喊,他们是他们命运的悲剧化又英雄化的缩影。(自古以来,悲剧有半数包含着英雄成分,英雄则有全数包含着悲剧因素。)另外,各级领导,特别是各级搞宣传的,也都知道蒋筑英。这是他们宣传的对象。当然,是根据中央指示。

汾城市的市委书记栗植藤是个工作极为严肃认真的人。他穿着白府绸短袖衬衫的身体有那么点干瘦。但在主持会议时,却能显出与他的身量远不成比例的气魄。这种气魄并不是因为他讲话时目光中有一丝鹰一样的严厉,而在于他的沉稳得体、一板一眼,处处显示出原则的力量。就连坐在那陷下去的大沙发上,一手扶着茶几,一手夹着烟,皱着眉抽烟的神态,也颇使人感到“威仪”二字。

“关于如何开展学习蒋筑英,我个人的考虑大概就是这些。同志们看看还有什么意见哪?”他隔着满屋淡淡的烟气,扫视了一下常委们,慢慢地发话问道。最后那个“哪”字略有拖音,拖的分寸恰到好处。不拖,显不出含威不露的深沉,拖得太长,则失于做作,不朴素,不自然。

说话的口气是当领导的应该学习的一大学问,如何拖尾音只是这门学问中不起眼的一个小节。

“我看就是这些了吧，你谈得很全面了，关键就看怎么落实了。”市委秘书长温凉成转身对着市委书记尊敬地、含着一丝谦逊但又是非常愉快地朗声笑着说。

温凉成今年五十岁，虽然头发已经花白，但脸却像四十岁的人。他的笑容恰如其分地表明了一种意思，那就是他在栗书记领导下工作的心情舒畅。

果然，这句话立刻使栗书记笑了，他风趣地、带着一丝批评数落道：“老是我讲几句就全面了，我哪有那么多全面啊。哈哈……”

整个会议厅的气氛顿见轻松，烟气飘动了，形体动作也多了。这种轻松，同栗书记主持会议时始终有的严肃恰成对照，都是栗植藤所需要、所喜欢的。

集中和民主应该兼施。

栗书记的随身秘书小王——王凤岐，看着刚才的场面，心里深为明白温秘书长的聪明和善迎上意，那是个胆小谨慎但又极乖巧的人。市委五任的秘书长了，可谓经久不衰。至于这位栗书记，小王则常常想起一句格言：“仆人眼里无伟人。”栗书记在家里是个非常随和的人，而且怕老婆怕得厉害。谁想找栗书记解决问题，特别是个人问题，小王能提的友好建议就是：最好去家里。一到办公室就严肃七分，一到会议上就严肃十四分。好像他的性格是和环境连成一体的。

年轻人先在心里聪明好玩地笑了笑，扶了扶黑框眼镜，又在脸上恭敬地、杏仁油似地笑了笑，摊开笔记本请示道：“栗书记，您是不是再把最后说的几点明确一下，强调一下，我核对一下。”

“没记全吗？”栗植藤分外和蔼地看着小王，“嗯……”他略咳嗽了一声，回忆了片刻，严肃而从容地说道：“关于如何学习蒋筑英，第一，要各级领导重视。有些干部同志连蒋筑英的事迹都不清楚，怎么行呢？”

他批评地说着这句话时，脑子里却闪了一下：他自己是昨天才把报纸找来，全文看了看的。不过，他对于这一点是绝无愧疚的。他是第一把手，他更重视的是干部的调动任免，各级班子的整顿配备这样一些实质性的问题。什么文明礼貌月啦，宣传向哪个英雄模范学习啦，那只能造个气氛，教育教育青年，不解决根本问题。但是，这些事情只要一上会研究，从对开会本身感兴趣出发，他也是要认真行事的。

“第二，要提高到政策的高度来认识。开展向蒋筑英学习的运动，同时也是我们继续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过程。当前，特别要把我们关心的注意力放到中年知识分子的身上。”

他对一天到晚提知识分子并不感兴趣，不有些过头了吗？但是，就像贯彻其他某些政策一样，他对政策的具体内容可以不感兴趣，却对贯彻过程的那些动员、开会、组织、签文的工作和行使权力感兴趣。

“第三，要联系实际，联系我们每个人的思想实际和工作实际。记上了吗？……第四，很重要、很具体的一条是要在我们周围发现和树立蒋筑英这样的典型。”

“对，您谈谈标准。”小王插问道，他主要是要补记这一条。

“标准很简单嘛，第一，像蒋筑英一样同是中年知识分子。中年的年龄标准不一定太死啰，我看三十岁到六十岁大体都可以属于这个范围吧？……第二，像蒋筑英一样为革命刻苦攻关的。当然，这是指他的努力，至于程度有差别，贡献有大小，是允许的。是不是？第三，要像蒋筑英一样同疾病作斗争的。蒋筑英能够成为典型，这一条很重要嘛。困难考验人嘛，顺顺利利，典型的意义就不存在了。这就是矛盾的特殊性嘛……总之，我们要在汾城市发现十个，嗯，二十个蒋筑英式的英雄模范人物。是这样吧？我们要让他们成批地在汾城市树立起来。”栗植藤有力地挥了一下凸起着筋络的黑瘦手臂，沉稳中露出激昂慷慨。

他不是为他讲话的内容激动,而是为他讲话本身激动。像他以往任何一次讲话讲到有力时一样。

照惯例,他的话讲到这里,便是结论性的了,无需商议了。他只要仰身笑一笑,略抬抬手,便可散会了。但是,他一眼瞥见坐在对面沙发上的某一位,便心中一沉。他把这两天一直不快的一件事情忘了。

对面沉默而坐的是昨天刚调来的市委副书记郭之楷。肩膀宽厚,身体魁梧,脸黑而长,很有力的筋肉线条向下V形收成尖下巴。栗植藤对他很不感兴趣,甚至充满戒心。这个厂长出身的人物,据说颇得省委书记的赏识。现在强调搞经济,省里调他来干什么,来顶替自己?年纪不到五十岁,浑身上下热烘烘地散发着一股野心家的劲头。这一点,栗植藤从第一面握手就感觉出来了。他的手粗大强悍,充满雄心勃勃的自信。而栗植藤的手则是干瘦的,这一对比,当时就让栗植藤悻恼。你手掌大,肌肉发达,那是天生的,没关系。可你手再大,像铁一样结实,你也可以握得谦虚一些,恭顺一些,拘谨一些啊。那些农民、运动员、铁匠在和他市委书记栗植藤握手时,哪双粗茧大手不显得那样感动、恭顺?握手原本是人们相互间表达关系的最讲究的仪式。你不知道你是个副书记,我是个正书记?不知道你是新来后到,我是长居已久?

不过,作为市委书记,他是绝不失会议主持者风度的。

“之楷啊,”他转头看着这位新来的副书记笑道,“你还有什么意见啊?”

“我?没什么意见——”郭之楷笑了笑,认真说道。他虽然放平了声音,嗓门仍很洪亮。

“没意见,那咱们就……”栗植藤刚想宣布散会。

“只有一点,”郭之楷继续着他的话,“就是典型要实实在在选好,对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工作要扎扎实实去做。不要大轰大嗡,不要图形式,这种工作,往往容易追求表面形式。另外,”他看着栗

香江的悲風黃雨

2

这一章需要迅速推进故事的发展。讲故事有如元宵节闹红火时演出的锣鼓秧歌队一样，走一段，站一站，原地表演一阵。走是叙述，表演是描写。

可是，干脆把走的过程跳过去，直接写下一站的表演不行吗？为什么一定要流水连续呢？电影的连续性不也是通过 1/24 秒一个镜头的不连续造成的吗？人们认识世界，从来都是通过不连续的片断达到连续的印象的。

到栗书记家里去吧，展开家庭生活场景。两章的色调要有些对比……

二 和蔼风趣的长者

晚上,小王同他的未婚妻张小茜一块儿来到栗书记家,想解决一下张小茜的工作调动问题。

栗书记家是一幢八九间房间一套的平房,坐落在市委机关后面的院子里。现在,这幢房子灯光明亮。灯光溢出窗外,照着房前黑影疏疏的一块花圃、相邻的一块菜地、黑魇魇的葡萄架。

小王走在张小茜前面,很随便地把竹门帘一撩——这是他不自觉地要显示自己能随便出入市委书记家的优越地位——回头却看见张小茜秀丽的脸上露着怯生生的神情,踟蹰在那儿了。

“怕什么,不要紧。”小王说着,推门进去。

客厅里烟气腾腾坐满了人。栗植藤穿着拖鞋,坐在藤椅上和满屋人说说笑笑,像个和蔼风趣的长者。

“小王来了?自己找地方坐吧。”栗书记笑着打了个手势。他没有看见在人们后面的角落里悄悄坐下的姑娘,要不,他一定会加倍和蔼地打招呼、询问,以至中断原来的话题。他要继续和人们有声有色地谈刚才的话题。他讲的是老家山西省各地的方言、语音和习俗。举的例子是一个有关山西太谷人的笑话。

太谷人喜欢头上盘七八条毛巾。有这么一个太谷人,顶着大盘子似的毛巾逛北京,进了专门接待外宾的国际友谊商店。那儿是不让中国人随便进的,但他那副打扮,看着像是东南亚或非洲哪国的人,没人拦他。到了柜台,琳琅满目,售货员问他要什么。他说:“要疙瘩袜子。”售货员几种外文都懂点,就是不懂他的话,再问,还是“要疙瘩袜子”。是不是东南亚哪国的?找来一个翻译,一听,也愣了,不懂。只好不顾礼貌和客气了,问他是从哪儿来的。他说:“泰国